

亲情一线

记忆里的父母

□王金友

或许是我也老了的缘故,最近常常想起父亲和母亲。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父亲王登元是山东曹县人。早年随爷爷逃荒到陕西,落脚在铜川半截沟村。父亲是木匠,做家具严丝合缝,还能雕刻龙凤,十里八乡都有名。父亲还会创新,以前村里人干活,都是人挑肩抬,骡、驴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做了一种独轮车,一车能装100多斤,男女老少都能推,又快又省力,被推广到全铜川市,事迹还登上了《陕西日报》。父亲要价便宜,又肯帮人,在干大活的同时,也干一些修修补补的小活,小活都不要钱。村里谁家的房子漏了、门窗坏了,只要说一声,他就上门给修;谁家的农具、桌椅坏了,只要拿来,他就很快修好,都不收钱。一次大年三十,邻村有人突然父母双亡,父亲去给做棺材,过了十多天才回来。父亲很乐观。每逢过年,无论再难,他都要买炮仗,在家门口放。父亲从不照相,村里来了照相的,我们生拉硬拽,他就是不去照,最终没留下一张照片。父亲是患癌去世的,去世前几天,他把我叫到炕边说:“我快不行了,家里再难,你也要把书念完,不要就误学业。”我

记着父亲的嘱托,上学、参军,在军事测绘中两次立功,转业后在国企当干部,从此真正走出了山沟。母亲李玉凤是个小脚女人,娘家在山东鄆城县。十六岁嫁给父亲,跟着东奔西跑,吃尽了苦。平时做饭、带孩子,养猪、养鸡,操持家务,还要纺线织布,下地干活。母亲纺得一手好线,能织布、会染色,还会裁剪缝制衣服。她每年都要养蚕,春秋各一次,然后剥茧抽丝和棉线搭配织成丝棉布。母亲锄地、剥玉米、打麦,样样能干。尤其是收麦,小脚蹲不了多久,就跪在地上收,两只膝盖被麦茬和石子弄得全是伤。裤子被血沾在膝盖上,皮肉掉了一层又一层,走路都困难,第二天照样去干!母亲非常要强,父亲也让她三分,有时候她们争吵,全是山东土话,最后都是父亲先闭嘴。有一次村里开会,宣传婚姻法,有个婶子说我母亲反对我的四姐婚姻自由,包办婚姻。母亲当场十分生气,当着乡长的面要她们拿出证据,要叫四姐到场对质,她们拿不出来证据,也不敢叫四姐来。我母亲不干,非要那婶子道歉。那个婶子急忙退出了会场,从那以后走路都不敢从我们家门前过。有一次父亲不在家,睡到半夜,

母亲突然听到门门摇摇哗哗啦啦响,大声问是谁?我们全醒了。母亲端起尿盆,一家人拿菜刀、提木棒,开门、泼尿、扔刀、扔棍,边找边骂,一直到外边碾子处,再回来,再出去,最后坐在碾盘子上等到天亮。第二天问邻居,都说听到了门门响。上学后我才知道,那是地震了。有一年,四姐到窑背后摘酸枣,从小土坎上往下一跳带下一块土,露出一个洞,洞里有一个茶壶。她把茶壶取出来,揭开盖一看,满满一壶的银锭和银圆。四姐把茶壶偷偷拿回家,藏在案板下的墙角处,也不敢给父母说。一天早上,母亲发现了那个茶壶,立即把父亲叫来,问谁拿回来的?四姐说是她,母亲伸手就打四姐,硬是把茶壶送回原处。父亲也说:“不义之财不能要,快送回去。”四姐只得把茶壶送回了原处。到下午再去看,茶壶已经被别人拿走了。那时候要是有一茶壶的银子,不知道能买多少房子和地,肯定能改变我们家的贫困,可惜父母亲都不让留,却便宜了



人间百态

问路指路

□陆金凤

问路指路好似孪生姐妹,查阅字典释义,“问路”是寻求帮助,“指路”一般来说是助人的美德。虽然我们正处在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大数据处处彰显强大的功能,但也存在数据覆盖不全的农村或者城市一隅。当数据导航存在漏洞的地方,传统方式的问路指路也就顺其自然地发生。在生活中,我有过多次问路指路的经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同侄女在车站见面后准备回家,经过开元十字时遇见一位衣着时尚的美女站在路口东张西望,见到我路过赶紧上前问道:“请问县医院怎么走,附近哪里有酒店?”我回答道:“在你右手方向,向前走约30米就是县医院,左手方向就是开元大酒店,物美价廉酒店可以在马路对面的河南路寻找。”美女听到我的回答,顺右手方向向前小跑几步,似乎确认了医院的位置,继而后退了几步,向我挥手示意,表示感谢。我看到她高兴的样子,感到有种赠人玫瑰后的余香。现代人出游机会多,节假日都怀有“须行即骑访名山”的潇洒和豪爽,问路更为普遍。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同亲戚一起去黄龙铺村游玩,我们驾车沿着S102省道向冷安路方向行进。适逢雨水节气,湛蓝的天空托着淡淡白云,群山不再暗淡无泽,山脚下一株株盛开的山桃花妩媚妖娆,一幅幅自然山水画映入眼帘,顿感满目清新,意境悠远。纵情山水总觉时光易逝,不知不觉中夕阳西下,我们饥肠辘辘,准备返程。车行至铁厂街,向路边住户借问返城途经庙坡路的情况。住户说G345修路,行不通。我们有点失望,若沿原路返回要多走10多公里路,有位亲戚提议走铁铜村经过安山回县城。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车后的右岔路,驶入了一辆出租车,我同亲戚要同我们一起走村道。见到这种状况,我大声说道:“我去年11月走过一次,两个车一起走相互有个照应。”于是,我们沿着水泥路行进,驾车近3公里,眼前出现了向左、向右的分岔路口。我们停车问了田间人,他说:“直走不远,靠右手方向就上安山了。”按照田间人的指路,行驶近2公里,出现了右岔路,我不确定就停了下来,并向跟在我车后的白车挥了一下手。可能他理解错了,驶入了右岔路。等我找见附近住户问清路后,他已经绝尘而去,少走了一段路提前右转弯了,但我们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我只有边走边等,但愿他在蜿蜒曲折的山路行进中因为没有看见同行的而我们掉头返航。半个小时后,终于看见了白车的影子,我长长舒了一口气。继续在蜿蜒而狭窄的村道上行驶,白车及时跟上了我们,我也跟他做了解释。他会心一笑,并未有责怪之意。我们便同行前进,一路为伴,一起回城。令我难忘的是去年年初秋,一家人去北京游玩期间发生的问路故事。面对首都,我们倒没有像陈旌生进城那般陌生,但数年来到北京,相比于上次来游玩,更觉得北京越来越繁华和美丽。在北京观光的几天里,我们尤其感受到市民的文明和交通的便捷,看见很多人骑单车行走在马路上,那种既环保又自由的情形,实在令人羡慕。一天晚饭后,我与弟妹商量着打算用单车骑行去鸟巢。说走就走,我们在马路边很快就找到了单车,在通往鸟巢的自行车道上,习习凉风吹拂着,很是惬意。随着车踏响和车水立方,灯火辉煌,十分壮丽,虽然感觉景观很近,但由于对道路不熟,怎么走都到了目的地,于是向两位市民问路,都一致友好地说:“到鸟巢和水立方看景观,骑行要绕道走,通过地下通道后才能到景观门,通过景观门后才能看见夜景。”听到这样的问路反馈,我们非常高兴,加快速度,待我们骑行到景观门附近放好单车,快步走进景区已经超过晚上9点,两景观的灯开始熄灭了,很是遗憾,只能围着两景观走了一圈。游玩的第六天,老人想重游天安门——骑单车经过天安门的想法又在我脑子里闪现,于是提议一部分人骑单车,一部分人步行照顾老人。我和爱人、弟妹骑单车观光天安门,剩下的陪老人一起行走。下车后发现地图上显示天安门附近的单车存放处找单车,可怎么都找不到,向附近5名行人打听,他们纷纷摇头,似乎也是游客。于是,我下到地下通道找佩戴袖章的志愿者借问:“哪里可以找到共享单车?”那位志愿者立马用标准的普通话说道:“过地道,在对面的马路边上能找到单车,推着单车过地道回来,按规定的自行车道骑行过天安门。”我听后,连忙道谢。一股暖意流遍了全身,不像在某些城市里问路,总是遭遇“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的尴尬。夜晚,我行走在大街上,看着万家灯火,顿觉心潮澎湃,每座城市的灿烂辉煌都是众人挥洒着汗水、泪水不断创造的成果。再回想这几天的旅程,每天都有好心情,这些都得益于热心市民给予我们一家北京之行的及时指路与帮助,切实感受到他们乐于助人的品德。虽然我们即将返程,但不忘北京的一切美好,我们还会在某一天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夏天的清凉油

□魏青锋

盛夏季节,我回乡下看望母亲。年幼的儿子在门前的小河里玩水,回屋又吹了空调,清早起来鼻子不通,堵得难受。母亲看到了,就从针线筐里翻找出一个硬币大小的红铁盒,盒子表层的红漆面早已磨花了,隐约可见“清凉”两个字和中间不太清晰的龙图图案,下面转圈一行白色小字“上海中华制药厂”倒还清晰。母亲打开盒子凑近儿子的鼻孔,让他闻了一会儿,他立马好受多了……很多年没见过清凉油了,猛然看到这熟悉的红色小盒子,顿时让人感到既亲切又温馨。小时候的乡下蚊虫多,家里买不起蚊香,母亲只好在临睡前,取一把干艾蒿点燃,在屋子的角落洒落和床周围燎一下,以此来驱赶蚊虫。可这种方法管不了多长时间,等艾香散尽,蚊子又会卷土重来。清早起来,脸上、脖子上、胳膊上和腿上到处都是蚊子叮咬的小红包,痒得受不了的我和姐姐,一边愤愤地诅咒着可恶的蚊子,一边伸手在皮肤上抓挠。听到我们的起床声,正在院子忙活的母亲急急地跑进来:“不要抓破了,我来找万金油!”她很快在针线筐里找出清凉油,揭开盖子,用手指在黄色油膏表面轻刮一下,扯过我的胳膊,边涂抹在红疙瘩上边鼓着腮帮子吹凉气,很快屋子里飘满淡淡的薄荷香。说来这清凉油也真是神奇,先是感到凉丝丝的,随后有些火辣辣的灼热感,很快痒感减轻了,要不了多久,红肿也慢慢消退了。“万金油”是母亲和其他村里人对清凉油的叫法,或许在他们心里,这小小的清凉油是无所不能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每年暑假,我喜欢跟着哥哥姐姐上山采药材,出发前,母亲都会在我们的布鞋口、裤腿处涂上清凉油,据说草里的毒虫闻到清凉油的味道,就会避而远之。走时,母亲会在哥哥口袋里装一盒清凉油,还不忘叮嘱哥哥“每隔两小时要重新涂一遍,可莫弄丢了,一盒一毛五哩!”到了冬天,清凉油自然会被母亲收起来。记得有年过春节,姐姐被油锅烫伤了,哭得撕心裂肺,母亲找出存放在箱子中的清凉油给她涂在伤口处,果然疼痛减轻了很多。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清凉油还有治疗烧烫伤的功效。其实我一直觉得,清凉油最大的作用是提神醒脑。夏天夜短,晚上又闷热,加上蚊子不断骚扰,睡眠质量不高,清早起来昏昏沉沉的,走起路来晃悠悠。于是母亲从口袋里掏出清凉油,分别涂抹在左右手的食指上,按住我的太阳穴,边涂抹边按摩,先感觉清凉凉的,按摩几分钟,又有些发热的感觉,顿时神清气爽起来,走路也有了精神。小时候乡下没通电,下午的教室闷热异常,同学们都昏昏欲睡,不时有人拿出清凉油抹在太阳穴上提神。一次考试时,我用刚抹过清凉油的手揉了揉眼睛,眼睛立刻灼热难忍,急得我坐立不安。监考老师看到了,赶忙把我拉到门外水龙头冲洗了半天,眼睛才好受一些,虽然有些红肿,但勉强能坚持考试……后来随着年年渐长离开故乡的我,曾不止一次思量过,那年月若是没有清凉油,真不知酷暑该如何度过。记忆有时很奇怪,说到往事,总会停留在从前的人和事,景物和场面上。但一想到那些年的夏天,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小红盒清凉油的影子,继而周遭的空气里似乎开始弥漫起了熟悉又陌生的清凉油味,挥之不去,并愈发浓烈。

母亲在,家就在。自从母亲得了老年痴呆住进老年公寓后,父亲为了照顾母亲也住了进去,老家的房子就空闲了下来。身在异乡的我,顿时觉得这个老家已支离破碎了,再也吃不到母亲亲手做的饭菜了,再也见不到那种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情景了。母亲20岁就嫁给我父亲,那时爷爷已病逝,20多岁的父亲在外地工作,上面有多病的大哥和奶奶,下面还有四个年幼的弟弟和两个妹妹,最小的才2岁,任劳任怨的母亲就照顾着这个大家庭。母亲心灵手巧,特别是她做的布鞋,方圆几十里都有名。那时村里有姑娘出嫁,都要请母亲给她们做布鞋。但现在留在我记忆里最深的还是母亲的厨艺,母亲做的饭菜特别好吃,在我们山村十分出名,特别是霉干菜蒸肉、豆瓣酱炒肉和豆腐乳是我家的“三宝”,至今还时不时勾起我的乡愁。小时候,我生活在山里,那时缺大米,主食一般都是红薯、土豆、苞谷和南瓜,最不缺的就是萝卜和白菜。母亲常把萝卜叶子清洗晒蔫后,切细撒盐用手揉搓,等渗出汁液后放入密封容器,放一层撒一层盐,放十天半月,取出晒干即可,吃的时候用清水泡发。当然母亲有时也用春芽做干菜,春芽做的干菜有股淡淡的香味,这也是我最喜欢吃的。逢年过节,霉干菜蒸肉上桌热气袅袅,扑鼻鼻孔,含着熨帖的香气,叫人垂涎欲滴。我和妹妹迫不及待地用筷子夹肉尝起来,入口即化,浑身舒服。等母亲上桌时,肉已被我们一抢而空,只剩下霉干菜了,但母亲不生气,总是面带微笑地说:“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除了霉干菜蒸肉外,我们的下饭菜还有豆瓣酱。

母亲的味道

□刘万里

母亲每年都要在山坡上种胡豆,主要是为了做豆瓣酱。胡豆成熟后,母亲就把晒干的胡豆放在辣窝里,将其捣成两半,然后在锅中烧一锅清水,加入各种香料,等水凉后,倒入豆瓣中浸泡,这样便赋予豆瓣更多的香料气息。浸泡几个小时沥干水分捞出,铺在蒲蓝上,撒上白酒和盐,然后盖上报瓜叶,等待豆瓣的发酵。豆瓣发酵好后,母亲把菜园里的红辣椒放在案板上剁细,再加入老姜、花椒和盐,跟豆瓣充分搅拌均匀,让所有食材充分融合,然后装进坛子里,在坛沿上倒上水,阻隔豆瓣与空气的结合。一坛豆瓣酱就这样制作成功了,一个月之后就品尝坛中的美味。有了豆瓣酱,我们吃饭就胃口大开,不仅我和妹妹喜欢吃,父亲也喜欢吃。有时没有菜,我们就用豆瓣酱拌米饭、拌面条,吃得津津有味。父亲喜欢吃回锅肉,但他常年工作在外,一年难得回来几次,父亲每次回来,饭桌上就少不了豆瓣酱炒肉这道菜,我们也跟着沾光。记得小时候在漩渦小学上学,家离学校较远,母亲每天早晨听到鸡叫声就起来给我们做早饭。记忆最深的还是母亲每天早上给我们下面条,菜就是豆瓣酱,但母亲菜的味道至今还留在记忆里,感觉那就是世上最好吃、最美味的面条。每年过年前,母亲也做豆腐乳,我们叫它

红豆腐。那是纯手工制作,黄豆是自己种的,就连水都是井水,那时没有打浆机什么的,全靠石磨磨。制作豆腐时,几乎全家人出动,奶奶和姑姑就成了帮手,推石磨把黄豆磨成浆,然后在锅里烧水煮,豆浆刚煮好我们就迫不及待吃几碗。豆腐做好后,还要经过几道工序,让豆腐上长出毛霉,加盐、姜、花椒等腌制,再加红辣面装瓶,然后密封腌制,一道质地细腻、鲜美适口的豆腐乳就制作成功了。每次吃完饭后,我们就用锅夹豆腐乳,如今想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作家普鲁斯特在他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里说:“当过去的一切荡然无存,唯有气味弥留。”离别故乡久了,如今再也吃不到母亲亲手做的霉干菜蒸肉、豆瓣酱炒肉和豆腐乳了,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那种味道了,过去的一切再也回不去了,但母亲的味道一直留存心间。现如今,虽然各地都生产这三样吃食,但我从心理上总觉得还是家乡的地道、好吃,舌尖上的乡愁永远让人魂牵梦绕。



怀念麦香

□朱金华

每当听到“麦库——麦库——”的鸟叫声,院子里杏树密匝匝一树橙黄,母亲在柴房拿着镰刀霍霍时,便到了麦子收割的季节。炎炎烈日下,麦穗晒得噼啪作响,倘若天空飘过黑色云层,田地里便乱嚷嚷一团,挥舞镰刀的,捆扎麦垛的,肩扛担挑往回盘,称作龙口夺食。对俺这帮肚子瘪塌塌的孩子,巴望着新麦面尝新,还有打麦场上的追逐嬉闹。家在农村,工作后的很多年间,放麦假收割,是雷打不动的大事。个把星期不住点儿地奋战,麦芒如针刺得浑身不自在,邻里换工帮忙,打麦机一响,场子上少了一百多人玩不转,柴油机打麦机轰隆隆整日在耳畔轰鸣,炎热、劳累,身子骨散了架般疼痛,那种煎熬,哪是一堆

饥肠辘辘早已离我们远去,没吃饱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吃饱了,却有着无数的烦恼。每当回到老家,曾经让我挥汗如雨的那几亩责任田,一部分建设成移民搬迁居所,一部分荒芜成一地杂草,再难看到庄稼的影子。踏着星光,站在村口瞭望,道宽路敞,房舍齐整,路灯亮堂。怀念麦香,有麦穗拔节时的麦浪翻滚,有龙口夺食时的热火朝天,更有麦面尝新的清甜记忆。我时刻关注着家乡,一草一木总关情,那里是我的根脉,是深入骨髓的铭记,是终老不会遗忘的牵挂……

往事如烟

里,芹菜像不断变换着的地图图形,浓绿色彩的图形在一点点地变小。铲菜要掌握要领,要蹲在地上,似蹲又非蹲、似蹴又非蹴,手中的弯铲不断前进着,人的重心要从这一只脚迈向另一只脚,脚要前掌着地,左右配合着前行,屁股下的小凳始终是让人坐的姿态。这样的活看似轻松,但却很费力,一天要操作几个小时,没有农村妇女这样的功夫是不行的。铲菜女像电脑控制流程的机器一样,手里的活一刻也不停,一捆捆芹菜被运出了地,上了车。铲菜女们间隔一会儿就甩一甩鞋底的黄泥,继续向前移动起来。若是下雨天,就辛苦得多了,工钱肯定是要加的。人人身上穿着雨衣,脚下的泥水把鞋都泡湿了,有时干脆扔了鞋,光脚裹了塑料袋继续干。雨水在头上浇,怀里抱着滴水的芹菜,撒心的时候还得更加小心,不能破坏芹菜的商品率。铲菜就像打仗一样,干活的人都不多说,都是农民,理解种菜人的不易。老板也感恩,有时多加工钱,也会管一顿热饭。一车车的芹菜运到代办处,过磅后上了大车,老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请铲菜女们吃了饭、发了工钱。每人拿到手有整有零的几张纸币,小心地卷好,装进贴身的衣兜里,整理了鞋和衣服上的泥土,收好“鸡娃灯”和小板凳,手里提着菜老板赠送的几根芹菜回家,又准备赶往下一场——给别人割菜花。天黑了,五妈在村子里又走东家串西家地去联络剩余劳动力,组织好人员后,长出了一口气。能看见我五妈是高兴和快乐的。铲菜女们明天天不亮,又要去赵庄子铲芹菜了!

平凡人生

